

Pierre Mailland 原著  
石坤 譯述

法蘭西的崩潰與復國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Pierre Maillard 原著  
石坤琳譯述

法  
蘭  
西  
的  
崩  
潰  
與  
復  
國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重慶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上海初版

(33411 滬報紙)

# 法蘭西的崩潰與復國一冊

France

定價國幣貳元伍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\*\*\*\*\*  
\* 版 翻 \*  
\* 權 印 \*  
\* 所 必 \*  
\* 有 究 \*  
\*\*\*\*\*

原著者

Pierre Mailand

譯述者

石坤琳

上海河南中路

發行人

朱經農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
各地

## 譯者序

法蘭西是一個有着光榮的歷史的國家，她一七八九年偉大的革命，至今仍是民主政治的先導。她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偉大的傳統，至今仍是各國人民心底的呼聲。

法蘭西歷史是一部不斷奮鬥的歷史。她的生存不斷受到她的隣邦德國的威脅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，她抵抗侵略是成功的。可是在這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她不幸失敗了。有史以來第一次，她受到了最重大的打擊。納粹的鐵蹄蹂躪着法國的土地。維琪政府是一種恥辱。法國人民在黑暗之中。

法蘭西失敗的原因說法很多，而本書指出者是最基本的。在一九三九年，誰都知道法國較德國遠為衰弱。法國人力的不足、社會問題的嚴重、知識與道德的墮落、國際政策的錯誤不用說。法國最不幸的，是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家，工業並不十分發達。歷代統治者都想以農業經濟來保障社會秩序的安全。不知這種農業經濟，只會引起軍事方面的疲敝。因為在現在的工業化的時代，農業經濟是不能應付戰爭的。

然而法蘭西的失敗不過是戰爭中的插曲。她是不會被從世界地圖上永遠抹去的。不管是德人怎樣的殘暴，不管是賣國者怎樣的無恥，法國人民是不願做亡國奴的。所以當戴高樂將軍在

敦倫號召抗戰時，法人就聞風響應。當盟軍在法國登陸時，法人即起而擔負解放祖國的責任來。這是一種偉大的法蘭西民族精神。黑夜已是過去，黎明已是到來。於是法蘭西第四共和國誕生了。

最後，要附帶聲明的是，本書原名「法蘭西」，並且最後一章係譯者所加上。這也許不算十分多事吧。

譯者

# 目次

## 譯者序

一 一九三九年的法蘭西及其帝國	一
二 法蘭西的命運	一〇
三 法蘭西人民	三〇
四 法蘭西思想與文化	四〇
五 法蘭西的人力與國際政策	五六
六 法蘭西落後的農業與工業	六五
七 法蘭西社會的危機	七三
八 法蘭西知識與道德的墮落	八三
九 法蘭西的失敗	九一
十 法蘭西在德國鐵蹄之下	九九
十一 英國與法蘭西	一一四
十二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誕生	一二〇

# 法蘭西的崩潰與復國

## 一 一九三九年的法蘭西及其帝國

法蘭西共和國在一九三九年，約有四千二百萬的居民，包括三百萬的外人。這時她的人口，並沒有超過一九一三年的數字，雖有收復的阿爾薩斯洛林的一百九十萬居民，與少數外國的移民——兩者補償一九一四——一八年的大量的流血。總之，在一九一九與一九三九年間，她人口出生的數目僅可抵銷死亡的數目。

法蘭西本部佔有面積二一二、六六〇方哩。她的人口密度，低於有四千五百萬的居民與九萬方哩的面積的英國二倍半。她在面積方面是歐洲的第二位國家，在人口方面却是第五位。她在農業生產方面，次於蘇聯。她在工業動力方面，在德國、英國與蘇聯之後。

由於是一個帝國，她的資源便不能和那些少數的大陸國家相比較。法蘭西殖民地帝國，佈於四大洲上，在面積方面（五百十五方哩）是世界第二位最大的，在人口方面（約六千三百萬）是第三位。它最廣大的區域在非洲的大沙漠，最富庶的地方靠近海，即阿爾及利亞、摩洛哥、突尼斯、達荷美（Dahomey），象牙海岸（The Ivory Coast），塞內加爾（Senegal），西

印度及印度支那等地。

法蘭西在歐洲的地位，她相對低的人口，加以法國大革命傳統的原則，決定了法蘭西共和國的殖民地政策。政行上應限制這種政策的濫用。法國的行政，大抵在維持自由原則的效力，並鼓勵正統的意願，而保護白種人口，對抗過多的有色人種。

結果是全部殖民地帝國，對法蘭西十分忠順。這種國民的忠順，經過歐洲的失敗猶如此完整地保存着，既不是中樞的削弱，也不是德義的侵略所引起的擾亂，能夠動搖他們的愛國心。不論在維琪或自由法國統治之下，共和國殖民地政策的實施是堅持的。

最偉大的法國殖民地行政官，李奧旦(Lyautey)，曾留給法國說明巨大政策的一句話：「法蘭西是一個一萬萬居民的國家」。

這句話不僅提醒帝國的資源。它警告着法蘭西，此後她在歐洲的地位，將大半依賴她帝國的開發；她僅當做一個大陸國家，已不再享受她許多世紀來歸功於她相當大的人口之特殊地位。它又是對法人褊狹主義的一種挑戰：一種特別的褊狹主義，因為法人常常想到的是歐洲，而大多數的法人，不很知道他們的帝國。然而一八七一年在歐洲的大失敗，在法軍裏發展了一種帝國意識。真的，這種發生於大陸威脅結果的意識，產生了一種與他國極不相同的帝國思想。對於法人，帝國所造成的人力，與它的經濟資源同樣有價值。即在帝國範圍內，法蘭西仍不忘記萊茵河邊界。所以李奧旦提醒他的國人，謂法蘭西是一個一萬萬居民的國家。法國殖民



地征服的最後幾次，仍是比較新近的事情。本世紀初，在極大多數的法人，征服還是一篇敘事詩，光榮和冒險之一頁，而不是實際的事業。它開闢了軍事發端的新園地，與能力及意志良好的訓練學校。帝國的開發對於普通的法人，看來並不是十分必要，因為他的必需品可以另外得到滿足。直到一九一四年，大多數法人仍是以大陸爲重，想到他們的本國，繁榮在歐洲最好的土地上，十分滿足，有時爲了保護他們的土地，他們的財產，以及他們國民的生活方式，被迫獻出了熱血。

正如普法戰爭刺激了帝國的征服，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許多法人明瞭帝國的重要。出現在前線各種軍隊，便取自這個人力巨大來源的帝國。從那時以來，帝國的戰略價值與效力的真實性便發生了。在敘利亞和摩洛哥鎮壓叛亂部族的幾次戰事，在海外從事軍役的許多兵士，及在北非西非許多事情的成功，增進了各階層的人與殖民地的接觸，並增進了殖民地事務的普通常識。帝國的傳統被大批的文官，甚至被有力的殖民地軍隊所支持着。

所以在一九三九年，法蘭西漸漸變成一個很團結的帝國。雷諾 (Reynaud) 政府會決定遷移到阿爾及利亞的真正事實（雖然這決定被它的後繼者所取消），是十分明白的。這種決定與同樣情形的英政府不同。法蘭西帝國是一個殖民地帝國，而不是一個法蘭西血統的民族聯邦。把法國制度的命運，交與當地人民遠超過法人的領土，就會違反統傳的政策。

這審慎的措置所引起的意見紛歧（鼓動許多政治家的卑劣的動機暫置不論），說明了法人

思想衝突的兩種傾向：一是先天的，另一是後天的。後天的趨向更廣大的法蘭西概念。先天的以爲法蘭西不能脫離大陸，像安太厄斯（Antaeus）（希臘神話中利比亞的巨人，因爲他的母親是大地，與人角力時，著地就不能爲人所勝，後來被 Hercules 提空殺死——譯者註）似的，法人將失去他們的力量和激勵，如果他們的腳不能踏着他們祖宗的土地的話。

帝國意識發生於最近的二十年，但是並沒有使李奧旦的話，完全實現。四千萬法人，在他們的國家崩潰以前，仍是舒服地生活着，在廣闊的肥沃的國家裏，可以自由活動。這就是說，這土地仍可各方發展。法人從不被迫越海謀生。他們從不像安多尼奧（Antonio），沙士比亞氏所著「威尼斯商人」中的商人——譯者註）似的，等待着他們的船回來償清債務。他們可以耕種他們肥沃的土地，使它生產東西。

法蘭西在地理上是一個自然的經濟單位。真的，地理上的統一和變化的配合，恐怕是法蘭西本國最顯著的徵象。地理上的統一在上次大戰稍後，被一個德國教授純真地承認過。他說：「任何法國的孩子，能靠記憶畫一幅很真確的他自己國家的地圖。」事實上，只有北部邊界（在法國全部邊界三千五百哩中不到四百哩）也許使孩子遲疑於圖畫紙上。那是唯一沒有被大海，山脈或河流清楚限定的邊界。至於法蘭西地理上的變化更是顯然。這是歐洲的特殊現象。這對於法國是一種好處。法人，尤其是大多數的法國農民，是很明白這個的。

這變化表現爲各種形態：生產、氣候、風景、人民及風俗與習慣的變化。

當在利維拉(Riviera)最隱蔽的地方。溫度達到華氏五十八度的時候，在培宗松(Besançon)東，在法蘭西最大陸的部份，它有時降至華氏四十度。當最後的沐浴者開始在聖特洛普茲(St. Tropez)海邊發抖的時候，冬天的運動家在美吉夫(Mégève)打開了滑冰的季節。

法蘭德斯(Flanders)和亞多亞(Artois)的農民，能夠生產甜菜根，同時橘子採集在尼斯(Nice)，煙葉曬乾在朗格杜克(Languedoc)。幾百萬普耳(量名，容八加侖——譯者註)的小麥在法蘭西中央平原收穫後不久，古英納(Guyenne)的果園就可得幾千萬噸的桃子和梅子。當諾曼第最後的蘋果和梨子被採集並被搾成蘋果酒時，一車一車的葡萄染紅了並鍍金了先是波爾特萊(Bordelais)太陽光照着的路，再後是安如(Anjou)的小路及勃艮第(Burgundy)的山路。布萊吞(Breton)的漁夫向紐芬蘭航行他們的船隊，捕捉鱈魚，同時西部歐洲最肥的畜羣，被從高山驅下到平原。當薩伏伊(Savoie)的牧人破曉趕着他們的羊羣，到拔海一萬呎的新牧場去食草的時候，樵夫在索洛涅(Sologne)憂鬱的森林裏，開始了他們艱苦的工作。

習慣，服裝及式樣的變化，也是被注意的。當第一個著白帷布的侍者，用他的雙叉桿舉起他小小的鄉鄙的咖啡室的百葉窗時，一個農民在三百哩遠的菲尼斯台爾(Finistère)一個小禮拜堂裏，正跪下祈禱着，他圓而黑的帽子碰着腹部，一個象牙十字架懸掛於他短小的天鵝絨的短衣上，他膨脹的棕色的短褲鋪在他椅子的草墊上。同時巴黎一個入夜的鬧酒者，搖動着他的頂帽和白領帶，歡呼着一個疾走的自動車，又干馬格(Camargue)的一個牧童，當心地擦着他烙

印的新山羊皮的馬靴和星狀的馬刺，準備下午就到亞勒斯（Arles）的競技場去。

這些和其他法蘭西的想像，法國每個學童是知道的。但是這統一和變化的雙重觀念，不足以說明法國土地的主要特徵。而這特徵就是法國各種因素間的平衡。兩千年前，凱撒把法蘭西比做一個人，沒有一個器官沒有，沒有一個器官是多餘的。平原與高山，大陸與海洋區，牧畜與農業地帶，水道與乾地間的平衡，是如此的顯著，一看地圖便可知。法蘭西沒有不毛之地。她的水道體系在現在歐洲是最完備，最有秩序，並適合於需要的。

河流是法蘭西生命與發展的一大部份。在法國國內，它們對於旅客是一個嚮導者。它們指示給他，何處找到山脈，何處找到有工業，奢侈及藝術的平原，何處找到像開向海的大門的海港。由於這種無比的水道體系，沒有地方是混亂的，無管理的，並且被許多的運河所改進，法蘭西很少地方是荒涼的。各處是活潑、溫柔、有秩序、有制度的強盛的氣象。

無疑的，這就是為什麼最重要的法國文化區域發生於流河附近的理由。她最繁榮的城市建築在它們上面。她最精緻的禮拜堂豎起在它們的岸邊。她最優美的堡壘的尖塔，反映在它們的水裏。她的大的經濟區域，也都與它們有關係。

這些大的法國水道，從索姆河（Somme）到加隆河（Garonne）與隆河（Rhone），遠在天然疆界任何政策夢想到以前，就已描繪出法蘭西最初的地圖了。也許這不是偶合，在亨利第四（Henri IV）完成統一的一百年前，第一個法國政治思想家，路易十一（Louis XI），在他羅亞

爾河 (Loire) 邊莊園的堡壘裏，就預見了法國「將來的國界」。也是從羅亞爾河邊，一種很卓越的法國文化開始傳佈了。那就是偉大的文藝復興時代，自從它廢棄了煩瑣規則並進入近代倫理學以來，藝術方面稍欠豐富，但是思想方面較為優異。

法蘭西有兩千哩以上的海岸，及大約同樣長度的陸地邊境。她橫於大陸與海洋間，緊接着前者，而展開於後者。她無比的水道，連絡着大陸與海洋。這似乎象徵着，法國在大陸與海洋兩極端間的協調，或是許多法人在大陸與帝國兩政策間的進退為難。

同樣性質的平衡，在法國人口分佈於領土上一點，也看得出來。一是因為適宜的地理，一是因為水道的體系，法蘭西人口較之其他大的歐洲國家，更平均地分佈於陸地上。它的密度，除勒·克勒佐 (Le Creusot)，里昂 (Lyons) 及聖愛底納 (St. Etienne) 外，在包括法國大部工業中心的北部，自然較密。此外，十九世紀商業的擴展，增加了法國沿海的人口。但是近百年世界演進特徵的人口集中的過程，在法蘭西比別處更遲緩，更有限度。在一九三九年，法國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人口居住於鄉村或不到四千居民的鎮市裏。因人口高度集中而來的供應問題，在法國並沒有發生。法國局部的遷移，尤其是全國的遷移，永無必要。

所以法人，雖有他們的殖民地與交通的進步，大抵傾向於安定的生活。旅行對於他們是種娛樂，一種奢侈，倒不是一種需要。工作、應酬或休息，就是他們的生活。

巴黎變成一個愈有力的磁石。但是，雖然法國一百五十年來行政的統一和文化的集中，造

成各省省會政治上的重要，除巴黎外，許多城市仍多少是有力的重心。在學校的設立方面，或古蹟的觀瞻方面，或工作和事業的機會方面，或休養和娛樂的便利方面，沒有一個法國省份是缺乏的。

法國是一個幸福的國家，地大物博，滿足生命的基本因素，物質的與精神的，存在於法蘭西的幾乎每一地方。

這種法國土地的豐富，滿足人的需要，用不着冒遷移的犧牲或尋求新居的危險，造成了德人一句奇異的話：在法國是多麼的幸福呵——這句話有着不幸的結果。

真的，在一九三九年，雖有經濟的、社會的及政治的危機，國家的巨大的天然富源，使個人生活在法國比在大部的歐洲更幸福。這種富源，在國際上是重大的害處，可是在「國內生活」上確是有價值的。

但是這種德人認為法人不該享受的「幸福的生活」，不僅是豐饒土地的產物。這不是容易獲得的。大自然的豐富與和調是地理上的事實，但是它的開發，是不斷地受內外威脅的法人的成就。這是法人努力和辛勞的成績。

當法國的抵抗在德國屠殺之下崩潰，及德國機械化部隊蹂躪這肥沃的和繁榮的土地時，一種一直影響着歐洲進步的文化，受到了毀滅的威脅，並不是第一次。

這文化實在是從對德實力與文化的鬭爭裏建立的。它的發生，它的結晶，它的在歐洲和世

界的放光，是與法蘭西民族對德國的遊牧與種族遷徙的抵抗不可分的。它許多世紀來維護西方文化，是因為法蘭西也能保衛她自己的國土的緣故。法國應該用武力保衛她的國家，保護她的文化。

爲要明瞭一九四〇年法國失敗的真正情形，爲要知道它的因果關係，先應追訴法蘭西悠久的歷史，它兩千年的侵入，戰爭，王朝和社會的變化，政治和宗教的爭執，冒險的事業和堅忍的努力。佈置下這種歷史的背景，二十世紀法國的危機，才能被評價得真確。

## 二 法蘭西的命運

一九四一年七月，在阿爾薩斯的摩爾烏斯 (Mulhouse)，德國第三帝國的行政長，塞姆博 (Dr. Summer)，說了下面的話：「上天把日耳曼民族放在歐洲的最中心，付託我們建立歐洲秩序的使命。我們將從那些居住於我們『生存空間』的民族，奪取我們的地方。我們必須供養並養活我們自己及我們的子孫；即二萬萬的德人。我們將從這些地方驅出所有的異族。」

對於許多讀者，那幾句話的目的，像是一個夢想者的幻想。然而那幾句話在一千六百年前，就已見於行動了。塞姆博博士說出了德人基本的天性，換句話說，即是擴張領土野心。他的話實際不盡所言。德人侵略的野心是無法控制的，是無限制的。德國擴張的任何進展，只能刺激她更進一步。

希特勒擴張的計劃是這樣：第一步連合國內外所有的德人，由此控制那些不在國內的領土；第二，根據歷史的，甚至史前的先例，覓取他們需要的「生存空間」；第三，隨着增長的「需要」，繼續擴張。這就是虛偽科學的種族理論的目的。這種理論，像德人每種研究一樣，僅當做一種侵略的武器的。

希特勒是第五世紀部族遷徙的真正的後繼者，「侵略的德國」的具體代表，剝奪他很熱烈



的字彙及吹牛的哲學，他的政策不過是古代日耳曼遷徙在近代的抄襲罷了。如果德國的擴張與膨脹最初的進行，曾被限制、阻止、懲治，甚至使成過去的話，這許多阻止德國侵略的爆發，不使破壞西方文化的力量，人類是感激的。法蘭西就是這些力量中最前的一個。

過去許多世紀，法人會看到，一方面是有法律、風俗、習慣及信仰的國家，他方面是想擴張並吞嚥由秩序及堅忍所累積的財富的遷徙者，所處的野蠻而混亂的社會。實在的，日耳曼因素，次於克勒特和拉丁因素，曾與法蘭西民族的造成有關係。挫折並磨鍊，它是一個有價值的促成者。然而日耳曼像那些化學品似的，少量有好處，而多量是致命的。有十六個世紀，法蘭西的歷史與她的自衛鬪爭分不開。有十六個世紀，法蘭西文化隨着那鬪爭成功的程度，發展與繁昌。有十六個世紀，自衛明示給法國政治家，一種即經過王朝與社會變化猶持久並不改變的政策。這政策有無數的代表人物：如腓力·奧古斯都 (Philip Augustus)，聖·路易 (St. Louis)，腓力普·勒·貝爾 (Philippe le Bel)，路易十一 (Louis XI)，亨利第四 (Henri IV)，呂希留 (Richelieu)，路佛伊 (Louvois)，高爾諾 (Carnot)，基佐 (Guizot)，康盤兄弟 (The Cambons) 等。

這政策是交互自衛與預防的。自紀元後八四三年到呂希留時代，它的目的是收回被查理曼帝國分裂所失去的土地。有八百年，法蘭西爲保護謹慎地重建的王國，而與外敵作戰。而她幾乎永久崩潰，在十六世紀當哈布斯保家的查利第五 (Charles V) 併吞她四周每一塊土地時——